

寮國政權變色的背景與影響

羅石圃

巴特寮已宣佈接管全寮，成立永珍「人民革命政府」。這是寮共繼高越共之後，兵不血刃而奪得政權。擁有五萬美國裝備訓練精兵的右派，何以不戰而屈？溥瑪利用毛、俄、北越對寮共爭奪的矛盾，不得不以此山國成為緩衝區，而其成立的永珍聯合政府何以形成寮共竟能奪取政權？這對鐵幕內外的影響如何？都是值得我們探討。

一 溥瑪的苟安判斷落空

今年五月七日，正當高棉越南已經相繼沉沒于赤浪紅流，一般多担心寮國即將變色時，寮國聯合政府總理溥瑪親王，卻很鎮定樂觀地向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指出：北越在西貢淪陷後，將盡其全力于統一南方，既難以有干預寮國的餘力，且在統一南北越工作過程中，需要有中立的寮國成為緩衝區。對越南統一任務可能達成的時間，他斷定必須三至五年；且認為美國仍可留駐永珍，因為寮共亦需要美援從事建設①。不料言猶在耳，由寮共策動的學潮，繼之以工農羣衆的風暴，一方面迫使美援總署駐寮各單位不得不宣告迅速撤離；另一方面使右派控制地區的官員，也被羣衆暴亂逼迫得祇有一走了之，讓寮共派員接替。

擁有美式裝備訓練五萬之衆的右派將領，面對着僅有兩萬多人的寮共部隊，並沒有聽到鑼鼓聲喧，即紛紛出國逃亡，使代表右派參加永珍聯合政府的閣員，也不得不掛冠出國，連溥瑪本人亦唯有留在皇都變卜拉邦，不敢繼續執行國務總理職務，這才使人意識到溥瑪在高越淪陷後，對寮國前途的樂觀斷言，不是出于自我陶醉，便是誤信了寮共高階層的謊言。

其實溥瑪當時的判斷並非自欺欺人，確有相當根據，祇由于受毛、俄、北越三方面各有國際背景支配的寮共陣營，在此緊要關頭，突然發生意外變化，遂造成了寮國迅速沉淪。美泰關係的詭變，尤其泰國國防思想，從「阻

敵入于國境線外」，一變而回復到再「以外交代替國防」，限定美軍在泰基地拆除，又無異為寮國的紅流赤浪推波助瀾，更為溥瑪始料所不及。

二 寮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寮國，雖為人口不到三百萬，沒有海口與鐵路的多山貧瘠小邦，但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不僅在杜勒斯東南亞圍堵政策上，為必須防堵的共產國際輸出戰爭口岸，也是俄毛「和」「戰」路線之爭，及河內與北平暗鬥的關鍵地區。當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簽字後，蘇俄不惜竭力援助北越從事經濟建設，並強調以「和平聯合過渡」路線達成全面「解放」目標，在基本上，乃是以此拆散毛共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夥伴，促使北越不再跟隨北平的「武門」路線，以免毛共勢力擴張，河內政權既不致淪為北平的附庸，蘇俄在亞太地區共黨陣營的領導權，自不會被毛共所篡奪。

至河內政權成立，直到六〇年代的一段期間，由于蘇俄與東歐的經技援助與年俱增，其影響力也逐漸超越北平，使毛共感受到北越已形成了莫斯科對它南北箝制的南方重點，所以必須脅同河內重走戰爭路線，于是有一九六一年的寮戰發生。一般多不了解多年來引俄以制衡毛共的胡志明，何以斷然派遣重兵參加寮戰？毫不計及重走毛共的戰爭路線而開罪蘇俄？殊不知寮共陣營，一部份由毛共直接哺育而成的波發（Khammouane Boupha）部，這時已由雲南竄入豐沙里，匯合竄出永珍的寮共殘部點燃戰火，如果北越對其

卵翼的寮共逃回桑怒而不出兵支援作戰，讓寮共在毛共指使支補下奪得政權，或祇佔據了瓦瓶平原，北越便陷于毛共包圍之中，蘇俄亦愛莫能助。

胡志明的復國計劃，是將法屬印支三邦都納入其版圖的，寮共親毛部隊一旦得勢，不僅使他認為這是國土淪喪，且以橫越寮國瓦瓶平原的十九號公路，既可東達北越戰略要地奠邊府，且沿寮東與越南毗連的山區，有南伸而達高棉南越的路途——亦即以後的「胡志明小徑」。縱使毛共所支援的寮共戰爭祇能割據半壁河山，而急于倚賴鎗口出政權的高越共，勢必都由毛共以寮國為基地而支援它們武鬥奪權，河內又安能株守和平建設路線？讓它本身陷入毛共勢力四面圍困之中。所以一九六一年的寮戰，不僅是自由與共產陣營圍堵和反圍堵的戰爭，也是共產國際本身——北平和河內包圍與反包圍之爭，及俄毛雙方對北越從事和戰路線上的夥伴的爭奪②。

三 毛共由反對變為歡迎聯合政府

一九六二年的二次日內瓦會議，由召開到停火協定的簽字，都是靠美俄雙方的密切合作而形成。何以致此？這從美國副代表蘇利文（William Sullivan），在會議期間曾經指着毛共代表調侃地說：「你們妙想美俄發生一場戰爭，這是無法實現的」③。便不難窺知毛共發動寮戰的多目標：一在突破美國對它輸出戰爭的堤防，一在驅使北越揚棄蘇俄的和平路線，再作為它的戰爭夥伴，否則便陷于其包圍之中。蘇俄既無法約制河內置寮戰于不顧，如果支援北越在寮國作戰，則美俄難免觸發核子戰爭，讓它坐收漁利。

然而寮戰結束後，在永珍所成立的三派聯合政府，既為蘇俄所標榜的「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示範，而中立部隊司令康立，又一面倒向了莫斯科，且以瓦瓶平原為其防區，制使毛共勢力無法伸向南越高棉，這是毛共輸給了蘇俄的。至于重新開關的以寮國為戰爭輸出口岸又被封鎖，更是美國聯俄制毛的成功。對北越而言：它在亦戰亦和的過程中，對北平與莫斯科可謂兩面逢源，既排除了毛共企圖由寮國給予它的威脅，又藉寮共割據區開闢了胡志明小徑通達越南。所以康立部隊被寮共逐出瓦瓶平原，終至在他被刺後，由蘇俄接赴莫斯科療傷歸來，竟遭到部屬驅出寮境，以及寮共退出聯合政府，造成寮戰再起，都是毛共在寮國所使用的反美排俄絕招。而蘇法努

馮留俄歸國的長子，亦被寮共給予「蘇修」反動派罪名處死④，更不難想見寮共親毛派視排俄比反美更為優先。

但到一九七三年寮國和議的告成，以至聯合政府重新在永珍出現，則為毛共與美俄北越一致而促成。其所以有此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顯示于北平「人民日報」在寮國和議簽署後第二天的社論，其中指出今日毛共歡迎寮國新簽訂的和平協定，它相信毛寮友誼，將在來日獲得新的發展⑤，而「今日」兩字，便已明白道出了它對寮國和平今昔異勢的根本原因。由于美毛和解而促成越南停戰後，毛共認為美國勢力仍在寮國駐留，可以阻止蘇俄從印度經緬甸通過寮國到南北越對它南面所形成的包圍，亦可制使北越不致將永珍納入其計劃中的印支聯邦。

加上毛共所建築的滇寮公路，在沿線都有它的駐軍，已使寮北關入了由雲南擴張而來的鐵幕，它既控制了寮國的半壁，再利用參加聯合政府的親毛派拉攏右派合作，迫使北越留駐瓦瓶平原部隊撤退，便可使它由滇寮公路在猛梭（Muong Sai）通十九號公路轉胡志明小徑與高越共通聯，無須經過河內。從這一期間，「愛國陣線」總部一度遷至豐沙里，及蘇法努馮已向河內表明，寮國右派決不受任何外國影響，而參加永珍聯合政府的寮共五位部長中，親毛派已佔其三，便無怪乎北平對寮國和議竭力促成⑥。

河內深知寮共自其寮南軍區司令馮瑪于一九七〇年遭遇到北越軍鎗決後，一片反北越的暗潮，正有利于毛共的得勢，如果寮戰再起，北越部隊的介入，祇有加深彼此間的裂痕，在面對西貢部隊接受美援新裝備的情形下，唯有遵從蘇俄對寮國一貫的和平聯合路線，以換取莫斯科新裝的援助，並在瓦瓶平原與沿胡志明小徑保持駐軍，俾阻止毛共由寮北撤過它而直接與高越共通聯。

四 寮共全面奪權的國際背景

蘇俄自一九六二年起，始終是致力於以聯合政府達成寮國的和平，其間雖遭到破壞而解體，但其駐寮大使米寧（Victor I. Minin），始終是以和平使者奔走永珍、河內、桑怒之間，可謂百折不回。至一九七三年和議簽署前夕，由于雙方尚有最後的爭端，蘇俄駐永珍軍事參贊葛列真奈，且不惜邀

集雙方代表至其私邸會談，卒將僵局解開而得以訂結協議⑦。尤其美俄合作，乃以一九六二年成立永珍聯合政府開其端，在經過十一年以後，寮國和議告成，更是美俄駐寮使節合作的成果。

溥瑪認為毛俄雙方都在爭取華府交誼的當前，既都不會為拆散永珍聯合政府而開罪美國，北越在謀求合併南越的過程中，若寮戰再起，其出兵參戰，勢必增加與寮共之間的裂痕，正好造成毛共更進一步鏖入的機會，假寮國與高越共撤過河內而直接交聯，所以唯有保持中立現狀的寮國，方為對河內有利。至于寮共領導階層，以副總理兼外長的馮維吉·佛米，及新聞部長范沙克，經濟部長蘇斯比，都是力主維護聯合政府及繼續接受美援，已佔寮共部長人數五分之三，這便無怪乎溥瑪斷定寮國的聯合中立局面可以苟安。

這位醉心中立的聯合政府總理所沒有料到的，正是由于寮共參加聯合政府的五位部長中，有三位都以親毛著稱，而以副總理兼外長，且獲得溥瑪信任而形成了實際上執行總理大權的馮維吉，其傾向北平，更會加深莫斯科的嫉。很顯然，對美國勢力在東南亞的留存，毛俄北越乃各有相反的立場。北平既然是為了藉美國留存的勢力以阻止蘇俄乘虛而入，莫斯科自必急于將美國殘餘勢力迅速驅除；何況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寮國的祕密基地，乃以北越為首要的偵察目標，河內又安能容許它長留于臥榻之側？所以策動寮國反美及壓制寮共陣營親毛派抬頭，這是蘇俄和北越有志一同的。問題是在親毛派寮共與右派聯合政府統治下，這種排美反右及打擊親毛派寮共的計劃如何實施？

寮國政權的變色，共黨方面，既沒有出動軍隊，也不是靠會議席上的舌劍唇槍，乃藉學運而發動的羣衆戰，及右派部隊的紛紛叛變，迫使右派將領及閣員自動逃亡而形成。但被寮共利用的學生及軍中下級幹部士兵，另有驅使他們走入歧途的內外背景，共黨份子的學運軍運，不過是因風煽火，迅即掀起了赤浪橫流，其澎湃怒潮，不僅吞沒了右派勢力，連親毛派的寮共份子，也同時沉淪于此一狂潮。

五 門閥政治與新教育的衝突

子弟，而且都是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寮族人，其他少數民族很難進入仕途。據一般估計，自鑾卜拉邦王朝建立以來，這批精英份子，大致有兩百多家，他們都是世代簪纓，門閥顯赫，其餘的人無法問政，亦根本不作此非份之想⑧。因為寮國是沒有學校的，一般男子在成人時，都須有定期剃度，在入廟期間，由和尚教以識字誦經，便等于接受國民教育。此後為農為工，即再沒有受到進一步教育的機會，其實也無此需求。

對皇室貴族子弟，則有專為他們設立的教育場所，用以培養繼承的官員。在法國殖民時代，不僅沒有改革這項政治傳統，且為了利用他們實施統治，並把所有皇家貴族子弟，或送到法國讀書，或在國內接受法國教育，到畢業後，再從政從軍。因此，在寮國是作官的人世代作官，而平民則子子孫孫都是平民。直到寮國獨立時期，全國僅有一所學校，由華僑所創立的「寮都中學」及附屬小學。華僑子弟雖受過相當教育，但都無意在當地從政，其餘沒有入過學校的寮人，更不會妄想染指政治，所以從中央到地方，無論文武官員或議員，仍然是出身于歷代仕宦之家。

到獨立以後，尤其是美國的援助，多以發展教育為起點，于是從永珍、鑾卜拉邦到全國各都市，到處都是學校林立，絃歌之聲，隨處可聞。國民教育的小學，固然無分貴族平民子弟都可入學，連高等學府招生，也沒有家世之分，三十年來，已造就出無數優秀的青年人才，且有不少平民子弟。不過他們無論在軍中或政府及所屬事業單位，雖有傑出的才能表現，但到晉升時，則不能不讓皇室貴族子弟佔先，這種不平的情緒，便很容易為共黨煽動左傾，甚至形成軒然大波。

一九六一年的寮戰，關鍵在防守永珍的傘兵團長康立上尉叛變，根本原因，便是由于他的兩年考績都名列第一，理應晉升少校，但以政府的人事法規規定，皇室子弟有升級的優先特權。使他在兩度晉升落空後，認為自己以非寮族的平民，在皇家政府，已再沒有晉升之望，所以在共黨潛伏份子乃端副團長的策動下，于放走看管的兩營寮共軍竄出永珍後，再宣佈叛變而自稱中立軍司令。從寮國知識青年集團所提出的改革要求，首先列出的，即為「改革公務員制度——公務員升級，應以考績為準繩」。即不難想見保障皇室特權，是如何造成新青年的忿懣？

寮國政權，一向是由少數政治精英(Elite)所操持，他們都是皇室貴族

遷上的特權，而且貪污相沿成習，美國撥款，無論是對內對外的購物支付，主管機關長官都有公開的分成。外資企業，也必須有各大家族的股份。接受過新教育的青年，以至在校學生，對仕途被皇室子弟所阻，及貪污腐化政風，早已羣情忿激，參加寮共外圍組織「愛國陣線」的知識份子，便是這批急于改革的人^⑨。

六 學生與右派軍人左傾的因素

參加一九七三年永珍聯合政府的左派，都是主張剷除皇室貴族特權及貪污的「愛國陣線」領袖，寮共——寮國「人民黨」祇在幕後操縱指揮。由于和議簽訂過程中，「愛陣」領袖們曾向河內表示，決不接受外國干涉，及強烈限定北越部隊必須全部撤離^⑩，都贏得了寮國青年學生的好感，甚至造成了認為「愛陣」是民族主義者的錯覺，連溥瑪都表示左派終會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以致聯合政府成立後，由蘇法努馮領導的「全國政治理事會」，圖謀取代國會政權，及頒佈十八點政治改革綱領，學生都羣起擁護。

寮共策動學潮，是以羣衆戰場代替軍事戰場，用于壓迫右派讓步低頭，都是由「愛陣」出面，而一般學生，則認為左派是民族主義的改革者，並非北越侵寮的代理人。所提出的改革計劃，包括了剷除皇室貴族的傳統特權，可以促成國家進步，也是為新起的知識青年開拓前途。共黨的學運，正好針對着這種心理而從中煽動。實際上，寮國學潮，在一九七四年便已開其端，不過當時祇是響應左派的對內改革計劃，擁護他們剷除皇室貴族特權。

到今年春間，學潮便轉變為反美。追究其所以形成的因素，一由于右派乃得到了美方的盡力支持，左傾者當然嫉恨美國不應支持其封建勢力；反共的青年學生，又因右派幾度企圖以政變奪回政權，美方又從中制止，乃認為這是不可倚賴的友邦。至金邊西貢危在旦夕，華府屈于國會的壓力，竟袖手而不給予軍援，更認為高棉越南的淪陷，都是被美國所出賣，其惱怒之情，乃形成了與左傾者匯合，很容易被共黨份子造成一股反美的怒潮。據泰國情報單位透露：泰國學潮，乃由蘇俄所訓練的泰共份子，根據其「以城市包圍鄉村」的戰略策動而形成，且幕後指揮者，是由寮國潛入泰境。顯示寮國的反美學潮，亦為寮共親俄份子製造而成。

寮國政權變色的背景與影響

正當寮國學潮奔騰澎湃期間，右派部隊中亦同時發生了風暴。首先是駐在與泰國一水之隔回寨市的右派軍叛變。回寨為寮國賓虛西省省會，與泰北清萊府祇隔一條湄公河，一向為軍事重鎮，有機場及美國開發總署的分支機構，是右派部隊防區，且為軍區司令部所在地。不料一營駐軍，突然在一夜之間，封閉機場渡口，佔據省政府及美援機構，並將省長及美國代表扣押，宣佈該市中立。由其所提出的五點要求中，有立即解散國會，實行「政治理事會」所頒佈的十八點政治改革大綱，及以改劃回寨為中立區，可見他們已站在左派立場。他如要求撤銷禁種鴉片法令，又表示他們在為山地民族和駐軍的利益說話。因為回寨是販毒走私重要口岸，軍警可獲重賂。

至于這一枝原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所訓練的特種部隊，其官兵全為寮國山地民族青年，一向都是寮共在戰場上的剋星，何以一變而為親共？由于他們在美國人統率時期，其薪餉補給，都是按照美軍標準，且論功行賞，按績擢升。到美軍依循和議條款撤退，將他們編入右派軍隊後，待遇補給既一落千丈，其晉升機會，又必須依照寮國政府的傳統人事法規，讓皇家貴族子弟優先。其所駐紮的回寨市區，本來為販毒走私重要口岸，當地軍警都可以收到私梟們的重賂。又以政府嚴令禁種鴉片，使毒品沒有來源，駐軍也因此無利可圖，這都是他們叛變的基本因素。

據記者分析：這枝部隊的叛亂行動，乃由學生團體所策動支持。祇須從全體官兵都是一字不識，在叛變的當時，便散發了所提出的五點書面要求，其中也大多是學生團體已經提出的，便不難看出兩方面的響應氣求。而他們的扣留美國代表，正是忿于被美國人所拋棄。而駐于回寨附近的寮共部隊，亦迅即開入了市區，協同叛軍分佔市區與機場，又顯示雙方早已暗通款曲。

^⑨

七 泰國親共外交對寮國的影響

雖然回寨右派叛軍問題，經過永珍聯合政府派遣左右兩派部長親臨解決，但右派部隊叛變的風氣也由此開端。回寨的左派軍區司令，既因叛軍的要求被撤職，其他部隊長官，一發現部隊不穩，也就乘勢逃亡，以便保全性命財產。尤其是前文化部長安瑪親王在永珍被刺後^⑩，使右派軍政領袖記起了

一九六三年的暗殺事件層出不窮，難免不寒而慄，所以紛紛見機而逃。

由于寮國右派，一向是得到泰國的合作支持，而美軍在泰的烏汶基地，又是寮國右派軍的大後方。至于泰國的國防思想，從乃沙立執政時代開始，已將傳統的「以外交代替國防」，一變而為「阻敵入于國境線外」，與泰國一衣帶水之隔，且為同文同種的寮國，對其堅決反共的右派，曼谷政府所予的支持，已視同泰國的國防前線。一九六一年卒能驅出盤據永珍的中立派叛軍，便是得力于泰方的合作應援。其後更有援寮志願軍廿五營，已形成寮國抵禦共軍攻擊的主力部隊。所以每到寮國右派遭遇左派重大壓力時，都有泰美雙方撐腰以壯聲勢，一直被視為一項重要的支援力量。

但到高越淪陷前後，泰國亦已轉變立場。如禁止美軍從泰國基地運輸械彈補給金邊和暹粒守軍，及限定美軍駐泰基地在一年之內拆除，加上曼谷政府受學潮壓力，在與毛共談判建交的同時，對河內及高越共也是不斷展開笑臉。這種顯明的表示已將「阻敵入于國境線外」的國防思想，再回復到「以外交代替國防」，適足以使寮國右派高階層認為已失去了泰國的支援，美方亦因沒有泰國的合作而愛莫能助，所以一經發現部隊不穩，便唯有迅速逃亡。至于部隊中本已不滿皇室貴族子弟擁有晉升優先特權的下級軍官，雖一向站在反共立場，但在此種情況下，也很容易受左派份子煽惑動搖。

在寮共陣營，儘管高階層仍然希望接受美援從事建設，無意將美國經援機構人員及華府所支持的右派排除，繼續維持聯合情勢，但其中下級幹部眼看到高棉越南共黨的得勢，金邊西貢都次第建立了赤色政權，再加上右派軍政領袖在失去了美泰支持所表現的不安，自然會急不能待，一經蘇俄和北越的鼓動，便會形成由下而上的進行全面奪權，使參加永珍聯合政府的寮共高層已身不由己，祇得隨波逐流。至于親毛派的三位寮共部長，終至與右派部長們同樣掛冠而去，又是北越與蘇俄聯手的另一絕招。

寮國「人民黨」(共黨)和北越「勞動黨」為一體的分肢，其重大決策，均聽命于河內。「愛國陣線」為寮共對外的政治團體，蘇法努馮雖為「愛陣」主席，馮維吉雖為「愛陣」秘書長，但均須聽命于執行河內政策的「人民黨」中央。寮共由下層所發動的全面奪權運動，顯然是河內別有指示，使寮共並未經過中央委員會討論，便已秘密下達。這從副總理兼外長馮維吉、副部長范沙克、經濟部長蘇斯比，都于七月間棄官流亡北平，而蘇俄的軍

援裝備與專家一千五百餘人亦陸續擁入，便不難想到寮國的變化，乃由河內與莫斯科密切配合所形成。而接替副總理兼外長的，為一向聽命河內的寮共總書記史柏索夫，更顯示親北越派已在寮國奪得了大權。

八 結論

寮共雖已宣佈接管全寮，但對共黨陣營而言：使毛俄的衝突因此益加尖銳，而一向不捲入毛俄鬥爭漩渦的北越，也顯然站在蘇俄一邊，北平又豈能容忍？何況寮國與雲南山水相連，兩地居民宗族一脈，由毛共一手哺育而成的寮共，已佔據了寮國半壁河山，且有滇寮公路與雲南貫通，使毛共出兵可以朝發夕至，這是寮國宣佈全面變色後，毛共與蘇俄北越必將在此展開激烈爭鬥的訊號。

寮國人的傳統，是以自由與悠閒為極大享受，寮族人如此，其他各族的人亦莫不如此。然而這種傳統習性，是共黨統治下所無法容許的，所以自今年七月以來，寮共便全面舉辦所謂「工作研討會」，實即以一週或數月的時間，使參加的人日夜接受訓練，從高級公務員到鄉村幹部與士兵都須參加，已引起了天怒人怨，以致逃亡與日俱增^⑭。而一向以學潮支持共黨的學生，也開始拒絕奉行赤色政權的禁令，在素旺那曲共軍以機鎗掃射示威學生的血腥慘案^⑮，能否永久遏阻學潮？有泰國他儂政府的前例在。如親毛派寮共針對右派軍政人員的不滿情緒加以煽動，則寮共的統治便將動搖，內部亦會四分五裂。

由泰國不斷遭到寮共的挑釁，除逮捕其外交人員及商人學生，與襲擊湄公河的巡邏艇而外，且加緊支援泰共叛亂，甚至提出領土要求，顯然是北越和蘇俄幕後指使，藉以報復泰國與毛共建交。因為毛共在印支三邦變色後，雖取得了高共政權的歸向，但以寮共倒向北越蘇俄，遂使毛共對高棉的通路必須經過北越。得到泰國的建交，既已開闢了通達金邊的另一道路，又可沿滇寮公路繞過泰邊包圍永珍，所以北越必須通過寮共加緊支援泰共在北部的叛亂升高擴大，並使寮泰關係形成劍拔弩張，及由親俄派泰共煽動工潮、學潮，用以迫使曼谷政府不敢以其國土作為毛高共的交通聯絡站，陷泰國于四面楚歌。

然而泰國政府原是為了趨承北越蘇俄的要求，乃不得不限定美軍在一年之內全部撤離泰境，再不惜對逃入泰國的寮國右派軍政領袖，一概不許居留，更是爲了維護與寮共政權的友好。至永珍河內仍然棄好崇仇，蘇俄又顯然在幕後撐腰的情況下，泰國的左傾外交，便不能不見風轉舵。由前外長他納，已從其多年來力主收回美軍全部基地，最近一變而爲主張部份美軍仍須在泰國駐留，已經引起了各方面的同情聲浪，而華府亦已適時邀請泰國外長于十一月底訪美，這都顯示了泰國外交到了轉舵的時機。他如泰國軍方已假美軍烏汶基地訓練寮國逃入泰境的右派部隊，雖經曼谷官方否認，但亦決非空穴來風，未始不是恢復「阻敵入于國境線外」的國防戰略略號。

十月一日，永珍右派領袖前教育部長汶素旺納所領導的「寮國聯盟黨」，集結羣衆示威，反對寮共公佈的十八點政治綱領，與軍警發生兩次鎗戰^⑮，可見右派又已開始抬頭，羣衆亦敢于出面支持。再由蘇俄駐泰大使于十月下旬，公開否認莫斯科給予寮共武器援助^⑯，及寮共總書記兼永珍政府代副總理史柏索夫在羣衆大會宣稱：「保證永珍革命政府將努力爲鞏固印支、東南亞和平作出貢獻，必然會受到北平的歡迎」^⑰。這又說明寮共及其幕後指使人，不敢進一步觸怒毛共，亦不敢迫使泰國轉而挽留美軍。不過能否懸岩勒馬？並非寮共頭目所可能保證。

——十一月廿日脫稿

註①合衆社東京電，本年、五、七，引據「朝日新聞」刊載其駐永珍記者訪問溥瑪談話。

註②俄毛對印支爭奪的經緯與態勢，本刊、十五卷、一期，拙作。

註③「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作。

註④「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本刊、八卷、八期，拙作。

註⑤美聯社東京電，一九七三、九、七。

註⑥⑦⑧「寮國新聯合政府的評估」，本刊、十三卷、三期，拙作。

註⑨「寮國的政治精英與政治發展」，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四、

十、十三，徐本欽撰。

註⑩美聯社永珍電，一九七四、十二、廿五及卅日路透社電。

註⑪星島日報，本年、五、八。

寮國政權變化的背景與影響

註⑫「急劇變化中的寮國」，「華僑週報」，本年、八、卅一，刊載新聞週刊稿，稚子譯。

註⑬泛亞社曼谷電，本年、七、十五。

註⑭新生報，本年、十、一，及曼谷世界日報，本年、十、二。

註⑮華僑日報，本年、十、廿二。

註⑯星島日報，本年、八、廿五。

本中心出版「匪情研究叢書」：

- 一、共匪政治問題論集 五十元
- 二、共匪軍事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三、毛共反儒尊法運動析論 四十元
- 四、匪黨內部鬥爭問題論集 六十元
- 五、「十大」後之中共 五十元
- 六、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七、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四十元
- 八、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九、匪黨問題論集 四十元
- 十、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探源 廿五元
- 十一、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四十元
- 十二、中共的文藝整風 六十元
- 十三、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 四十元